

新年展望世界經濟

陳元

前言

世界經濟的前景是黯淡的。在一九八〇年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美國經濟學家克萊恩 (Lawrence R. Klein) 於十二月九日在斯德哥爾摩發表演說，其中說到：「和過去歷史比較起來，經濟成長率將降到較低的水準。沒有徵兆指出一九七〇年代的趨勢是非正常的，而戰後幾個年代值得興奮的日子是可以再來的。」……「平均起來，各工業國的成長率將減少一至二個百分點。」：「較低的成長，較多的膨脹，較高的利息成本，升高的失業率和增加的國際收支問題。」是他的華爾敦年度計量模式所顯示出來的一系列的表。他又說：「這些型態不僅美國是如此的，就是其他工業也是一樣。他特別指出美國的長期成長率將降低一個百分點，而膨脹率增加五個百分點。國際經常帳收支將保持現狀，生產力可以恢復增加，但比較緩慢，並且名目上的利率一般的比較高。克萊恩又說，從樂觀方面看，一九八〇年代投資的景氣仍然是可能的，但是他提出好幾個「假使」。「假使資本的報償能够提高，假使研究和發展的活動能夠再行普遍化，假使經濟的管制能夠自由化，假使工人的生產力能夠透過訓練計劃而提高，而且，假使膨脹率能够溫和但確定的下降，那麼，我們在一九八〇年代有機會享受到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那樣的投資景氣。這不是一項計劃——僅僅是樂觀的假定。假使事情都演變得妥善，而且人們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是有可能的。」這些「假如」幾乎完全否定了他的樂觀假設。對於日本，克萊恩說，長期的成長率將由過去的一〇%降為五%。總之，他對於一九八〇年代世界經濟的展望是一片灰色①。

日本首相府所屬經濟企劃廳在十二月中旬發表年度世界經濟白皮書，大意指出，一九七〇年代世界經濟結構劇烈轉變。美國的力量在戰後是形成並保持世界經濟秩序的最主要支柱，却已經日趨下降。在一九七〇年代又已經看到石油生產國影響力的戲劇性增長。在貨幣和貿易領域，舊的假定和制度已被棄置，各國通貨脫離固定平價制度的約束而自由貿易的原則任其消蝕。在改變

了的體制中，工業國遭受停滯性膨脹；不產油開發中國家的外債負擔高達危險線。最近的對於世界經濟的震撼來自「第二次石油危機」，開始於一九七八年而拖延到一九八〇年。許多國家似乎較一九七三—七四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更善於應付石油短缺和漲價的威脅。較過去更迅速的採取反膨脹政策，因此，就生產能量的營運率、國際收支和工資漲幅各方面來說，所處地位都比從前好。膨脹率逐漸趨退潮，但是經濟活動的停滯却從美國擴展到西歐。今年夏季美國經濟景氣短暫的上升却重燃了膨脹，迫使美國當局不能再行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這些發展指出復甦趨勢脆弱而膨脹的壓力是持續的，在一切可能之下，在可及見的未來，我們不能不長期面對石油的不確定性，以及與全球陷入衰退同時並至的膨脹的打擊。這些國家能不能成功的應付這些不確定和危機，是決定於他們能够減少對於石油依賴的程度以及提高生產力的水準^②。日本政府顯然將全球性的停滯性衰退的造因歸謬於石油危機。

十二月中旬，曾獲諾貝爾獎金的老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布魯塞爾接受美國商業週刊記者的訪問，當被問到：「在你看來，有沒有辦法不使經濟透過深度衰退而能够治好膨脹」時，他斷然答覆：「不能，假使有任何國家能够避免痛苦的過程，我將感驚異。你所說的是調節景氣的辦法。你將不可能採取逐漸的辦法來擺脫膨脹。採取漸進辦法的問題在於，假使在壓低貨幣供應量的同時間，工會有力量促使政府防阻失業增加太快，則緊縮貨幣供應將很少意義。在工業國，工會以不同程度來推壓工資上漲，造成膨脹；而膨脹使政府在事實上不得不採取緩慢成長而增加失業的政策。但是，在這時候，工會又期望政府治療這情勢^③。」海耶克又顯然將停滯性膨脹的造因歸謬於工會在工資爭議中爭取過高的工資增加率，又壓迫政府刺激復甦來壓低失業率。

以上列舉各方面專家的觀點，共同之處在於指出，在可及見的將來，沒有可能達到高成長率，低膨脹率和低失業率，一如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前期那樣的水準。克萊恩沒有直率指出造因，而日本政府白皮書則指出石油危機，海耶克亦指出工會要求工資增加過高。誠然，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後，所有國家的經濟都陷於停滯性膨脹的情勢；但是，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比較合理的國家，經濟情勢較好。顯然，僅受石油危機衝擊的國家，經濟情勢較佳於受兩種造因衝擊的國家。以下再就美國、西歐、日本和開發中國家分別觀察其經濟的前景。

美國經濟展望

註^② "White Paper on the World Economy", *The Japan Times*, Dec. 17, 1980.
註^③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von Hayek, Recesssion as Inflation's Only Cure", *Business Week*, Dec. 15, 1980, pp. 110-114.

美國經濟的特點在於天然資源的自給率比西歐和日本高，但是由於儲蓄和投資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在大工業國中是最低的困境。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美國或美國以外的經濟學者發表預測，美國從那一年開始可以獲得穩定的成長。

美國有名的經濟觀測機構「會議理事會」(Conference Board) 在十一月底舉行十一個專家參加的經濟座談會。獲得以下共同結論：(1)一九八〇年國民生產毛額成長將為負〇・七%，一九八一年可以較一九八〇年增加一・二%；(2)一九八一年的膨脹率將為一〇・七%，略低於一九八〇年的一三・五%，但顧慮本年度蘇俄歉收可能增加穀物輸入量而促使美國食物價格上漲；(3)失業率將高達七・七%，高於一九八〇年的七・二%，失業人數達八・二百萬人；(4)一九八〇年企業利潤率下降一・二%，一九八一年可增加三・八%。專家所最為憂慮的是膨脹，指出一九八一年度聯邦政府預算將出現赤字六百億美元，最早要從一九八四年度起才能夠達到收支平衡。與會者都認為，膨脹迅速下降或恢復到接近正常的膨脹率都未可期待。由於膨脹，腐蝕了消費者的購買力；投資者本已怯於政府環境保護和其他的限制，現則更受成本上升的壓力；出口方面則西歐及其他主要工業國正為衰退所困，將難有增加^④。當這些專家開會的時候，還沒有看到，十二月二十日，銀行貸款最低利率已達二二%，還可能高到二五%，而一九七九年最高達一〇%以後就回落。利率愈高則隨着來的是愈深的衰退。其次，十六日石油輸出國組織宣布提高油價，最低每桶二美元而達三十二美元，最高每桶四美元而達四十一美元。這將增加美國的國際支出，增加膨脹率，同時更縮小其國外市場。加上高利率和高油價^⑤因素以後，美國的觀察家們就更降低其本已不樂觀的估計。

再進一步看，美國經濟學家們怎樣評論美國經濟長期的趨勢。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在十二月下旬發表對美國四個都得過諾貝爾獎金的經濟學家的訪問記^⑥。所問是同一題目：「無膨脹的繁榮」。各個受訪問者雖然各就不同角度提出觀點，但有其共同之處，就是在近期內難以達到這要求。茲分別簡述如後，來幫助我們對於美國經濟的認識。

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說，同時達到持續成長和低度膨脹非不可能，但要採取正確的政策，第一要主導貨幣政策的當局控制穩定的貨幣增加率，不要時而放鬆，時而緊縮；第二，要減少政府支出，目前聯邦、州和地方三級的政府用掉國民所得的四〇%，而聯邦政府又佔其中的三分之二。他說，平衡預算不是要務，重要在減少支出。寧願政府支出三千億美元而有二千億的赤字，還比六千億收支平衡的預算來得好。假使能做到，則四五年內可以達到堅定成長和低度膨脹。前兩年可使膨脹率下降，後三年則可獲迅速成長而膨脹率同時下降。

克萊恩(Lawrence R. Klein)同樣說：美國依邏輯沒有理由不能擺脫低成長和高膨脹的困境。他主張供給面經濟學，

註④ "New Slump Coming What Experts Expect", U. 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2, 1980, pp. 46-47.

註⑤ "Interviews on the Economy With Four Nobel Prize Winner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2, 1980, pp. 50-54.

必須加速資本形成和增加研究發展支出。但是他不贊同「康普—羅斯提案」(Kemp-Roth Proposal) 僅僅連續三年削減所得稅一〇%，這樣將使個人受益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而企業僅受益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他主張倒轉來。同時，他認為可以運用租稅制度來鼓勵私人儲蓄和投資。他也贊成採取所得政策來管制物價和工資，並指出聯邦準備制度現採的政策不合需要。此外，他指出，假使政策恰當而又逢好運，到一九八五年則膨脹率可低到七%而成長率達三%。假使特別努力，有非常的技巧而又逢好運，則膨脹率也可能低到五%而成長率到三·五%。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看到改善。美國人民要有耐心來等待這種漸進的途徑來改進其生活水準。

艾洛 (Kenneth J. Arrow) 的看法比較悲觀。他說，展望今後六年到七年，看不到任何達到真正良好就業水準而避免膨脹的可能性。不過，可以改善現狀，達到較高水準的就業水準而保持膨脹在適度水準之內。他認為，貨幣供應也須穩定；政府支出多也好少也好不要逐年變動太多；一九八一年減收所得稅百分之十是對的，但連續三年會影響私人投資。假使採取正確政策，兩年內可望降低膨脹年率到百分之八，如能每年降低百分之一，就比一九七〇年代好得多。他不贊成投猛劑，指出政府的赤字預算如以增加鈔票發行來彌補則將造成膨脹，如以發行公債方法則妨害私人投資。用突然緊縮的手段來抑制膨脹，則後遺症可怕。

塞默生 (Paul A. Samuelson) 說，美國並非不能擺脫長期膨脹的困境，問題在於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其他國家，包括瑞士、西德和日本，都曾經以低於平均水準的復甦來換取較緩的膨脹率。美國如採取這方法將必付出更大代價，因為美國的勞動市場和其他因素與這些國家有所不同。美國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平均真實成長年率是二·五%，在同一時期，其他國家則迅速升高。到甘乃廸當政時期，平均年成長率上升為四%。二·五%和四%的差別就是韓戰造成的膨脹促進了成長率。現在假定今後八年美國的經濟成長潛能是二·五%，這樣就可以將現在約一〇%的膨脹率降低到三%至五%之間。在未來整整八年中要犧牲一個百分點的成長年率來換取低膨脹率，在美國一部份人會接受，另一部份人將反對，他說，寧願膨脹率稍高而必須維持較高的成長率。他也不贊成管制物價和工資。

以上四家的意見互有出入，但是，可以歸納出幾個共同點：第一、沒有速效的藥劑，少則四、五年多到七、八年才能見效果，還要採正確的政策並逢好運。第二、都主張政府政策必須確定，不可多所更張使企業無所適從。第三、鼓勵投資是必要的，問題在採取什麼方法。總之，即使美國由政府到民間都能採取正確政策並且積極努力，不發生足以抵銷其功能的內在或外在的問題，在三年內美國經濟還是不能重現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甚至七〇年代的局面。

西歐經濟展望

西歐經濟的特性是：所需要天然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高於美國而低於日本，勞工條件較優於美國而不及日本。西歐各國雖都已列入工業國，但經濟發展的程度頗有差別。以每人國民生產毛額來比較，高的如瑞士、瑞典、丹麥、西德每年都達一萬美元以上（一九七八年數字），次者如比利時、法國、荷蘭等也都達九千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低的如西班牙、愛爾蘭和希臘等都在三千到四千美元之間，葡萄牙和土耳其都不到二千美元。西歐除了幾個人口很少和土地很小的小國以外，包括塞布魯斯和馬爾他在內共有二十一國，只有組成歐洲共同體的九國（希臘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參加成為第十國）有共同的統計和政策，其他國家或以人口少，或以經濟影響力薄弱，加以缺乏共同政策，所以論及整個西歐經濟，每每以歐洲共同體為代表。當然，瑞士、瑞典、挪威和奧地利的成就是應受重視的。

歐洲共同體（以下簡稱共同體）執行委員會在其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所發表的「歐洲經濟」季刊中所作導言就說：「在一個年代內共同體的第二代進入需要和經濟活動下降的時期，大部份由於外來的震撼」。雖然現所遭逢的下降的經濟循環似乎較一九七三——七四的衰退較為溫和，而復甦却不能和一九七三——七四石油漲價以後同樣容易和迅速。同時，在以往，經濟政策常常被理解為在一個能源與原料供給無限的世界裏來管理需要的問題，而供給受限制和結構性調整的重要性和決定性價值現在是很明顯的了。共同體的經濟作為不可再用簡單的標準來衡量了，如逐年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之類。現在主要的衡量標準應當改為共同體有更大能力來控制和改變長期的趨勢。這種能力包括減少對於進口石油的依賴，面對世界市場日益增加的競爭力，透過提高投資率來加強經濟基礎的結構，並且在提高競爭力的條件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共同體執行委員會列表提出數字（如表（一））來顯示一九七三到七四和一九七八到八〇兩度石油漲價對於共同體經濟的衝擊^⑥。

從表（一）看出，第一次石油漲價所發生衝擊，經過調節吸收以後，到一九七八年漸趨緩和，還不能恢復一九七三年以前水準；而一九七九年第二次石油漲價又造成新的膨脹性衰退。一九七九年石油漲價第一次在七月，上漲約六〇%，加上十二月的第二次漲價，全年共約一三五%。因此其壓力主要發生在一九八〇年。共同體對於石油漲價的敏感緣於共同體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度頗高。據一九八〇年三月間執行委員會的資料，九個成員國所需能源有五五%是石油，而所需石油有八五%賴進口，進口石油中又有九〇%是來自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僅僅一九七九年的石油漲價就使共同體各國為輸入石油而增加支出五百億美元^⑦。又根據國際聯合社十二月十八日布魯塞爾電。共同體一九七八年進口石油五〇〇億美元，一九七九年增為七〇〇億，一九八〇年可能達一、一〇〇億，而一九八一年將在一、一〇〇至一、一五〇億之間。

註^⑥ “European Economy”,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Nov. 1980, p. 12.
註^⑦ “Energy: Community Initiative”,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April 1980, pp. 7-11.

(表一) 一九六〇——八一年歐洲共同體經濟

項	目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	一九七三	一九七四	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	一九七七	一九七八	一九七九	一九八〇	一九八一
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	%												
生 產 力 成 長 率	%	四・八	五・九	一・七(一・四)	一・六(一・四)	五・〇	二・三	三・〇	三・四	一・三	〇・六	〇・九	
消 費 者 物 價 上 漲 率	%	四・六	四・八	一・六(一・四)	一・六(一・四)	五・二	二・〇	二・六	二・六	一・二	〇・九	〇・六	
受 雇 者 報 賴 變 動 率	%	九・三	一・四・三	一・六・九	一・六・五	二・四	一・〇・三	九・八	七・三	八・六	二・一	一・二	
國 際 經 常 帳 支 佔 GDP 變 動 率	%	〇・五	〇・一	(一)一・〇	〇・〇	(一)〇・五	〇・二	〇・一	〇・六	一・〇・三	一・一	一・一	
政 府 財 政 赤 字 佔 GDP 百 分 比 變 動 率	%	(一)〇・三	(一)〇・七	(一)一・七	(一)五・六	(一)三・八	(一)三・三	(一)四・〇	(一)〇・八	(一)〇・六	一・三・一	一・〇・三	
家 庭 儲 蓄 比 率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貨 幣 供 應 量 (M ₂ M ₃) 增 長 率	%	一一・三	一七・五	二二・四	一九・四	一八・〇	一六・八	一六・八	一七・一	一六・六	一六・九	一六・九	
失 業 率	%	二・二	二・五	二・九	四・三	四・九	五・三	五・五	五・六	六・〇	六・八	九・〇	

進口商品價格漲幅高於出口商品的價格漲幅，就造成貿易條件降低。共同體進口石油及其他商品價格漲幅高於其出口商品的價格。按照歐洲通貨單位（九成員國共同的通貨單位）對美元匯率的變動加以計算以後，則一九七四到七五年的貿易條件下降六・八%，使真實國內所得下降一・七%；一九七八到八〇年的貿易條件下降四・四%，使真實國內所得下降一・四%^⑧。這除了說明共同體經濟以外，同樣是以說明石油和原料漲價對於這兩項商品輸入國經濟影響之大。

正因為石油漲價對共同體經濟影響之大，所以，一九八〇年的經濟成長率已低到一・三%，一九八一年不但未能復甦而且再降低到〇・六%。為什麼不採取刺激成長的措施？一九八〇年的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已達一二・〇%，就是很好的答覆。寧願失業率由一九八〇年的六・〇%增加為一九八一年的六・八%，而要將膨脹率由一二・〇%降低到九・七%。

日本經濟展望

註⑧ 同註⑥資料第三十六頁。

前述克萊恩估計一九八〇年代一般工業國的經濟成長率將都較過去的三%到四%降低一%到二%，惟獨對於日本，估計還可保持五%，必有其特殊原因。日本所需石油對輸入的依賴度達九九·七%，高過歐洲共同體的八五%。所需其他原料賴輸入的依存度也遠較西歐為高。其所以能够保持較高成長率，是在於人為因素。根據歐洲共同體執委會數字，一九八〇年各工業國固定資本形成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共同體九國是二一·四%，美國是一五·六%，而日本是三一·七%^①。這是傳統的比較，不僅是一年的特殊現象。投資率是成長率的主要決定因素。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佛格爾(Ezea Valgel)於十二月上旬在參院財政委員會國際貿易小組委員會中作證說：「在一九七八年日本投資於新工廠和設備的絕對數字已經和美國相等，如以每人計算，則為美國的兩倍。同時，日本的投資比較集中於將來成長的範圍。佛格爾分析日本工業水準超過美國的原因之一是善於獲得資訊並予以流通。美國的大銀行和公司都有好的資訊網，但是，日本却有一個無與倫匹的龐大資訊蒐集網，包括日本政府和大貿易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六個貿易公司都是日本的，而在美國最大貿易公司却是三美國際公司。對於全世界經濟資訊，沒有任何一國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在內，能够和日本六大貿易公司的任何一個相比較^②。」美國政府也認為，日本工業的迅速發展，由於政府、企業和勞工三者能夠密切合作。勞工的終身雇傭制使勞工視企業為大家庭而對其效忠。事實上，日本文化中傳統的習於勤儉和敬事的精神是更重要的基礎。

一九八〇年美國經濟成長率初步估計是負〇·七%，歐洲共同體的初步估計是一·三%，而日本則為四·八%（日本慣用會計年度，四月到次年三月）。日本經濟企劃廳所作經濟報告經首相於十二月十八日批准予以公佈，其中預定一九八一年度的成長率是五·三%。報告估計一九八〇年度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為六·四%，來年將不至於增加^③。至於民間的經濟研究機構「木村研究所」則估計一九八一年度成長率僅四·一%^④。經團連負責人們也以為經濟企劃廳所定目標過高^⑤。高成長率的代價是高膨脹率和貿易逆差。

在對外貿易方面，日本貿易商既擅長推展輸出而製造品又具競爭力，所以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來每年都獲得大量貿易順差。一九七九年才開始有六十幾億美元的逆差，現據日本對外貿易振興會估計，一九八〇年度將有一〇〇億美元的逆差，一九八

註^① 參註^②資料第九十四頁，表七。一。

註^② "U. S. Professor Says Japan Likely To Stay No. 1 Industrial Power",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2, 1980, p. 3.

註^③ "Japan's Economic Growth In FY 1981 Expected at 5.3%", *China News*, Dec. 20, 1980.

註^④ "Japan 1981 Growth Rate To Be 4.1%, Study Says", *The Japan Times*, Dec. 14, 1980.

註^⑤ "Keidanren Chiefs Hit Growth Goal", *The Japan Times*, Dec. 9, 1980.

一年減少為六〇億。一九八一年度進口最大宗是石油，將達二六〇百萬公秉，值價六一五億美元，出口最大宗是汽車，將達六〇〇萬輛，值價二六五億⁽¹⁾。

開發中國家經濟展望

開發中國家現在可以分為三類：新興工業國（又稱進步的開發中國家），石油輸出國和非產油開發中國家。三者性質不同。關於新興工業國，包括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韓國、新加坡、香港、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或由於勞動效能卓越或由於天然資源豐富，雖然面臨停滯的國際經濟情勢，仍然能够保持五%以上的經濟成長率，而膨脹率和失業率堪稱溫和。至於石油輸出國和非產油開發中國家的處境却差別甚大。

首先看石油漲價對於國際資金融動的影響。那些國家因石油漲價而國際收支獲盈餘？那些國家發生逆差？根據歐洲共同體在今年十一月所提出的資料如下⁽²⁾：

表(1) 一九七八至八一國際經常帳收支

（單位：一〇億美元）

項 目	一九七八	一九七九	一九八〇（預估）	一九八一（預估）
十三石油輸出國	五・〇〇	六八・〇〇	一一九・〇〇	一一〇・〇〇
二十四工業國	八・〇〇	一三六・〇〇	一八四・〇〇	一六五・〇〇
其他工業國	一九・〇〇	一三一・〇〇	一四一・〇〇	一二九・〇〇
開發中國家	一三五・〇〇	一四三・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一六三・〇〇
總 計	一三一・〇〇	一四九・〇〇	一四一・〇〇	一三六・〇〇

註(1)二十四工業國係指參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成員國。

(2)依理國際收支順逆差相應等於零，但表中所示並非如此，由於省略和誤差。

另依據世界銀行所出版「金融與發展」在一九八〇年九月所露布資料，不產油開發中國家由一九七八到八〇年逐年經常帳收支逆差分別是三五八、五二九和七〇〇億。不產油開發中國家的處境，從上舉資料已可看到。石油漲價所造成收支逆差情勢，缺乏可以轉捩的條件，就只有借新債還舊債，借的多還的少。同樣，據一九八〇年九月「金融與發展」所露布資料指出，不產油開發

註(2) “\$6 Billion Deficit Forecast for FY 81” *The Japan Times*, Dec. 5, 1980.

註(3) 此註(2)資料第五十四頁。

中國家的未償還債務總數，從一九七〇的七四七億美元，平均每年增加二一·四%，到一九七八年已達三·五一九億^⑯。長期收支逆差，除了造成債務和利息負擔的壓力以外，由於各開發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率低於石油價格漲幅，造成貿易條件下降，國民生產毛額因而減少，必然因此而降低人民生活水準並延緩固定資本形成。石油漲價所造成成本推壓的效果，開發中國家吸收衝擊的能力較低，所以引發了奔馳性膨脹。從一九六七到七二，不產油開發中國家的消費者物價上漲年率平均是九·三%，可是從一九七三年起每年都達二〇%以上，一九七九年更高達二九·四%^⑰。總之，石油漲價的壓力，開發中國家有不勝負荷之苦，而展望中石油繼續漲價是無可避免的。

至於輸出石油的開發中國家，財富所有，日增月累，按照美國商業週刊的數字，當一九七三年，十三國所累積不過七十億美元，一九七八年增為一、六〇〇億美元，估計一九八〇年可達三·四三〇億，一九八五年可增至一一·七六〇億^⑱。這些資金固然不是人口較少的石油輸出國所能消費，即使要用來建設生產事業，而這些國家的人力資源和能源以外的天然資源都感缺乏，經濟發展受到限制，用不着這許多投資經費。怎樣將資金保持幣值也成為難題。同時，無論購買股票、黃金、古董、土地，最後都會和直接向銀行存款一樣，成為國際浮動資金。「石油美元」已成為普遍知道的名詞，也成為普遍注意的問題。

結論

對於世界各類型國家和主要問題作一般性觀察以後，自然產生幾個綜合的結論。

第一、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前期，世界難見如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那樣水準的高成長率、低失業率和低膨脹率。除了主要石油輸出國以外，任何工業國或開發中國家都不能不盡力謀求經濟之比較的穩定以及溫和的成長。

第二、在代替石油的能源沒有獲得突破性發展以前，石油繼續漲價的趨勢似無可避免，甚至於沙烏地·阿拉伯石油部長所說，一九八一年石油價格將漲到每桶五〇美元以上，也不可視為戲言。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石油漲價的衝擊，實屬難以支持。到最後，石油輸入國只有使已支付的貨幣（不論是任何一國通貨）大幅貶值以為對抗。世界經濟景象將難想像。

第三、加強研究發展，提高技術水準，增加投資率，促進生產力，似乎是補救能源不足的要務。日本的突出成就是其一例。然而，據日本一個貿易公司職員所說：「日本處境遠較外界所見的來得艱苦。一九八〇年度後半，日本所能進口石油將減少到每

註^⑯ Bahsam Nouzad, "Managing External Deb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nce of Development*, Sept. 1980. p. 25.

註^⑰ 同資料^⑯第1十九頁。

註^⑱ "Arab Banks Grow", *Business Week*, Oct. 6, 1980. p. 70.

天四・一五百萬桶。由於日本石油進口來源大部份是從伊朗和伊拉克。」於是，不能不動用其原所儲存足敷一一〇天用的石油。一九八一年上半年所能買到石油估計將低於一九八〇年約一四・六%。因此，日本只得有油就買，不問價格，不問條件^⑯。日本一九八〇年生產汽車僅一至十一月已達一千一百多萬輛超過美國的七百四十萬輛^⑰。可是，據日本對外貿易振興會在十二月三日所估計，假定一九八一年進口石油二六〇百萬公秉，須支付美元外匯六一五億，又假定同年出口汽車六百萬輛，可收入美元二六五億^⑱。出口汽車六百萬輛は何等艱難，所獲外匯還不够付油價的半數。從這兩事例可以看出，天然資源的來源將要一天比一天更困難。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到二十世紀後期所出現的情勢。「需要本身創造供給」這個新經濟學派的理論固然已經被許多美國經濟學者認為過時，代之而興的是「供給面經濟學。」恐怕等到「供給面經濟學」被採行以後，又會發現生產設備本身不能滿足供給的任務，因為背後還有天然資源是有限的這個更基本的問題存在。

註^⑯ "Japan Likely to Face Oil Shortage in 1981", *China News*, Dec. 20, 1980.

註^⑰ "Japan Overtakes U. S. as Top Automaker; 10 Mil. Produced", *The Japan Times*, Dec. 24, 1980, p. 5.

註^⑱ "\$60 Billion Deficit Forecast for FY'81", *The Japan Times*, Dec. 5, 1980.